

我读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传《一生的故事》，厚厚的六卷本，读得人心潮起伏，真身临其境的感觉。像他这样写自传且写得这么多的作家，在全世界的作家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出生于莫斯科，但他却是乌克兰哥萨克后裔。他曾经在基辅大学念过书，在乌克兰工作过，战争使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像大多数热血男儿一样，投身于战争之中，在战争中不断接受严峻的考验，接受战火的洗礼，体验战争的不情和残酷，悲痛于亲人的丧失与亲人的颠沛流离……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的作家，是普里什文文学传统直接的继承者。我们熟悉他的《金蔷薇》，《金蔷薇》影响了众多的作家，更让众多的读者了解了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作品，《一生的故事》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一生的故事》既是作家本人的自传，又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虽然他和普里什文第一次见面，觉得他们之间成不了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之间惺惺相惜，彼此都给予了对方的文学创作以极高的评价。普里什文曾经说过：“假如我能选



哪里能凉快, 还得靠空调。
天气这么热, 实在无处逃。
(中国画) 老树

烈日喧喧,蝉鸣声声,稍微动一动,便汗湿衣衫。作为掌勺人,每临季夏,我总归要做些不一样的菜。

西瓜红瓤食尽,皮不要丢掉,洗净,削去外层青皮,切片,薄盐腌制十分钟,滗去水分,一片姜几瓣蒜三四个小米辣,热锅炆香,西瓜皮汇入爆炒。锅铲要挥得快,顶多十余秒,起锅。入嘴,脆而清甜,瓜气弥漫,舌尖上似有一丝寒凉之气,无论吃饭,抑或喝粥,皆算一道惊艳小菜。

冬瓜皮也是上佳食材。削下厚片,稍微带点瓜肉,切细丝,与螺蛳椒同炆,又是一道下饭菜。冬瓜皮韧而紧实,慢慢咀嚼,瓜皮表层细细一层绒毛偶尔刚蹭至上颚,一派痒丝丝,叫人一霎时重回童年——黄昏的庭院里,一家人围坐小桌前晚餐,众多菜品中一定有一碟清炒冬瓜皮。饭菜的香气飘拂于黄昏,太阳西坠,晚霞绮丽的橘红仿佛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底色……每每想起,甚觉温馨。

去海边小城,带回一包蚬子干,以淘米水泡发半小时,与韭菜配搭,正好冰箱里还剩一块卤猪肚,顺便切成细丝儿,一起爆炒,意料不及的美味。孩子边饕餐边好奇: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烧法? 对于一名主妇,但凡打开冰箱,便会灵感频生,万物皆可配搭,只要肯用心。

择,我一定会像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去写作。”普里什文比巴乌斯托夫斯基大十九岁,他知道自己作品的短板,也知道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长处。如果他们能够取长补短,那他们的作品便是神仙的创造了,可惜,他们,我们,都是人,人总有一生不能超越的东西,那就是眼睛只能长在脑袋前面,不能让脑袋后面也长

纸花与墓地

安武林

出两只眼睛。

巴乌斯托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12年,考入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1914年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辍学,转而当了电车司机。在《一生的故事》中,他如数家珍一般列出了许多站牌的名字。这一站下来是哪一站,看来那一段的生活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参加列车担架队和救护队。再后来又当工厂的工人和渔业的工人。在他参加列车担架队和救护队这一段生涯中,战争的残酷,以及他的满腔热血,转而颠沛流离,一会儿迷失方向,一会儿和队伍失散,

一会儿瘟疫……最初的豪情慢慢变成了焦虑,无奈,憔悴,疲惫。有一个细节令人潸然泪下,当他无助地站在旷野之中,一阵风吹来,把一张报纸吹到他的脚下,他捡起来观看时,发现是许多阵亡烈士的名单,而他的两个哥哥的名字列在其中。无情的战争,残酷的战争,让他失去了两个哥哥……

巴乌斯托夫斯基描写战争,和巴别尔有点不同。巴别尔的《骑兵军》,把战争描写得过于真实,过于残暴和无序。在战争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崇高。我用个很形象的比喻,就能把二者区别开来。巴别尔描写战争,犹如在豪车上拉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巴乌斯托夫斯基描写战争,则等于是在豪车上划了一道又一道伤痕,尽管不深,但很多。其实,巴乌斯托夫斯基是很怕巴别尔的,甚至都不敢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巴别尔看,他怕巴别尔尖刻、无情的批评,尽管巴别尔比他还小两岁,但他却一直在向巴别尔学习,把巴别尔视为师长。巴乌斯托夫斯基敏感,宅心仁厚,他笔下的作家们,他总是在热情地讴歌和赞美,否则,他是写不出《金蔷薇》的。许多陌生的作家,甚至还没有他名气大的作家,都因为他的《金蔷薇》而被众多读者熟知。这不是情怀,是胸怀,是善良,是慷慨,是无私的品格。尽管普里什文曾经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质问他,让他很愤怒,但依然对普里什文不改初衷,以巨大的善意来理解普里什文粗暴和激烈的言辞。称自己是为现实的,普里什文是为未来的。毫无疑问,他是夸赞普里什文的眼光是长远的,悠远的,为地球,为大地,为千秋万代。

巴乌斯托夫斯基当过《海员报》的记者,和巴别尔有过交集。在战争中,他们之间的经历真有些相似,一会儿在战场一线,有时候在后方,有时候在敌

爱与叛逆

虹影

爱的人,就是救命稻草,落入爱的网中,再也不能自拔。爱可以沉溺到五万里海底,爱也可以离地三寸,如凤似影,飘荡不息。爱,不沾生活烟火。爱是你爱的心,是空中楼台、镜中水月,是那海市霞光;为爱可以跳楼,可以上吊,可以割腕,可以喝药,可以爸妈不认,爱可以不要王位不要万贯财产;爱是一种意念,有爱便有一切。而我爱你,可以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而我爱你,可以让你拿走我拥有的青春才华和骄傲;而我爱你,可以一生又一世,生生世世不后悔。每个人,开始都会这样爱,突然有一天,爱让你醒过来,发现爱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理智的爱,高智商的爱,经营的爱,不择手段的爱,报仇似的爱,愚蠢的爱,人有千万种,爱就有千万种。是爱便可,爱过了,这一生就不悔。

叛逆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叛逆的,不叛逆,不会长大,只有在一次次的叛逆中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叛逆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是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判断的。不叛逆的孩子难成材。

每次叛逆,需要探索,在这个探索中总是会受到伤害,受伤最多的当然是最弱小的人,就是孩子。我们总是会对长辈、对强者有恨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持续一生,到最后闭上眼睛,都不会消亡。然而这个世界的构成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和希望,时常会让你失望而终。

我双方的间隙。在红军和白军的战斗中,巴乌斯托夫斯基被裹挟着,有时候都搞不清方向,搞不清敌我。在乌克兰,白匪占领了城市,首领声称晚上要发射一种特别的武器,威力巨大,届时将有一道蓝光闪过,希望居民关闭窗户,不要外出。谁知道一夜无事,第二天,街道上空空荡荡,原来是红军快打过来了,他们要逃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乌克兰多地工作过,生活过,基本上都是距大海比较近的地方。他在《海员报》工作,不仅要报道海员们的生活,还要报道来来往往外国海员的动态。原来,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母亲和他的姐姐生活在莫斯科,她们母女相依为命,自从他的两个哥哥牺牲后,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他的收入。巴乌斯托夫斯基不定期地给他母亲和姐姐汇款,那时,他的母亲年老体衰,姐姐是高度近视,几近失明。由于战乱,他的母

亲和姐姐不停地迁徙,逃离。当她们抵达基辅时,巴乌斯托夫斯基因为工作需要,远离了乌克兰。

有一天,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到基辅,看望母亲和姐姐。他的姐姐几乎双目失明。他看到姐姐在制作纸花,大为惊奇。母亲说,你姐姐是为了补贴家用,做纸花卖钱。巴乌斯托夫斯基觉得不可思议,很不能理解。在战争中,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饥饿更是时时困扰着人们的生活,还有谁会买纸花?姐姐脸红了,但她却很兴奋地告诉弟弟,做一篮纸花,一提出去便一售而空。巴乌斯托夫斯基好奇地问母亲:“什么人会买这些纸花呢?”母亲说:“那些去墓地的人啊,他们要悼念亲人,寄托哀思。”母亲的话,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信以为真的。但另一个观点,就超乎他的想象了。母亲说:“人们爱美呀,向往春天啊!”

巴乌斯托夫斯基震撼了我,我也被深深地震撼

酿菜中,便有一道南瓜花酿。彼时,遗憾不曾吃到过,何不自己动手?

十朵南瓜花,一路捧回家,洗净,控干水分,塞入肉糜,稍微将敞开着的花瓣末端往里收拢,尽量包裹住肉糜。宽油入锅,大约七八十度油温时,花入锅,一炸熟。油倒去,锅中适量骨头汤烧沸,将南瓜花烩一下即可。粗朴的南瓜花经过油锅里的涅槃,更显金黄,唇齿间一层淡淡香气,虫吟一样微淡。

今年雨水多,楼下一株株木槿早已蹿至一人高,紫花如火如荼。倘夜里下过一场雨,那些花人格外洁净些,摘十余朵,回家再冲洗一遍,沥干,用筷子夹住花,薄面糊中拖一遍,入油锅炸至焦香,堆放于白瓷碟中,撒一点儿孜然粉,上桌,入嘴酥脆,香气细细淡淡。炸荷花,亦如是。

实则,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真正享受的,则是打理花朵的过程,细细碎碎的花香气可提升人的心境,等同于插花艺术了。人与花朵在一起,一颗心逐渐地变得虚静,似可盛下整个星空。

十日谈

品质生活

责编:殷健灵

爱

爱压在心上,会长出一棵树;爱压在头上,就会升起一群星辰。爱对濒临死亡边

毕业季大家都忙着找工作,刚拿到毕业证书的小游也不例外,他在网上投了不少简历,总算接到一家单位的面试通知。运气分外眷顾小游,这是家有几百号员工的民营公司,老板面试过后不久就通知他来上班了。当然,最后还要待试用期结束,才能确定能否留下成为正式员工。

上班第一天,小游来到老板总经理办公室,老板留着一字胡,显得威严有精神,但讲话蛮和气,对小游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年轻人,我看你写的简历和自荐书条理清晰,要言不烦,文笔很不错,从你五官面相上来看还是蛮有忠厚之相的。我这次招人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合格的助理,好好努力吧,希望你能成为合格者,胜任这份工作,我们公司规模虽不大,但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

如今的大学生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文科出身的小游很珍惜这份运气,为了胜任这份秘书工作,他还特地网购了几本如《秘书工作手记》《秘书的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等人职启蒙书进行了一番研读。

上班不久后的一个周一早上,老板召开部门经理会议,小游早早来到会议室,做好会前准备工作。不多时,各部门经理和老板前前后后也到了,大家与老板亲热地打过招呼后都入座了。突然小游发现刚坐下准备讲话的老板胡子上有一团指甲盖大小的东西,那团黄白色沾在他黑漆漆的胡子上分外醒目,小游想这怎么回事啊?是早餐时的奶酪或黄油?还是鼻腔里出来的分泌物?不管怎样,小游觉得这总是有碍观瞻的。小游盼望这败风景的不明物最好能随着老板讲话时脸上肌肉的震动马上掉下来。但是好几分钟观察下来,那团东西一直很顽强地不肯撤走。小游等不及了,他拿起水壶走到老板跟前,边续水边和老板耳语了几句。

老板目不转睛似听见又像没听见,仍然面带微笑,侃侃而谈。

会议结束,小游再进办公室,老板胡子上的东西已经不见了。老板笑咪咪招呼他:小游啊,刚才谢谢你啦,那么多人就数你眼尖提醒我。老板叫了一口茶,继续说,但是年轻人啊,你知道吗?有时候啊,世上有些东西呢,你盯着看它,它就有;你不看它,它就无。这倒是个哲学问题,你刚出校门,涉世不深,有些学问空下来研究研究还是蛮有意思的……

小游听了老板的这番教诲后,这个“有”与“无”的哲学问题,一天下来总在脑子里兜兜转转。

晚餐桌上,他仍在咀嚼老板那番话里的意思。忽然听到三岁外甥大声嚷道:舅舅,你胡子上沾了米饭了!小游一愣,随即一拍桌子,厉声喝道:别人都没看见,就数你眼睛尖!小孩子受到惊吓哇地哭了起来,这让周围几个大人惊愕不已。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小游烦着呢,他是担心他今天给老板的印象,会否给试用期减分?

战争造就墓地,墓地盛开纸花。我相信巴乌斯多么无情,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对于春天的向往,像是永不能被浇灭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为那些不幸的人们,为那些满目疮痍的土地。

作为志愿者,曾经参与过救援活动,施救的是一个准备自杀的小女孩。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她所在的小村子都抹平了。她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的一位。

半年后,她选择了自杀。又被救下。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给她做心理疏导,她不响,却冲着我冷笑。我的心一沉,重建家园是容易的,她现在就住在宽敞的新建楼房里,但人对信心的重建是难的,因为她无法面对未来。

对于遭受过重创的人来讲,重建秩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多半人在翻越的过程中,翻着翻着就倒下了。他们需要外在的扶助,更需要内在的力量。

相信未来一定会来,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信念。

伏天散曲

王养浩

蝉鸣何时休,骄阳照芳洲。放眼碧湖荷花秀,游人上华楼。浓荫廊坊翠柳,明月星稠,仰望神舟。

侧耳麦田机声隆,奔驰收割中。举目麦浪无穷,丰收凯歌宏。朝阳红,开旱工,汗水涌。一代新农,千般神工,万颗情种。

